

##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湖南现代石化万亿产业集群

肖琳子

现代石化产业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的基石,对湖南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湖南石化产业历经70余年的发展,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鲜明的产业特色和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2022年,湖南石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88.69亿元,同比增长13.6%,为打造湖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与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石化强省相比,湖南石化产业仍然存在产业规模不大、园区发展水平不高、大型企业数量不多、产品结构不优等问题。加快推进湖南石化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现代石化万亿产业集群,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基础。

### 优化产业布局,推进集聚化发展

加快推动岳阳建设湖南万亿现代石化产业核心基地。依托岳阳坚实的石化产业基础,围绕区内外炼化、乙烯炼化一体化两大龙头项目,招引国内外大型石化企业来岳阳投资,推进炼油、乙烯、己内酰胺、锂电合成橡胶、芳烃、环氧树脂等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快发展新能源、高端化工新材料等,将岳阳打造成为全省万亿现代石化产业核心区、中部地区石油化工及高端化工新材料重要基地。

构建“油头化尾”全产业链。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与产业基础,在岳阳、长沙、株洲、怀化、湘潭、常德等地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等产业链,加快发展衡阳盐化工和郴州氟化工产业链。推进石化产业与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三大主导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优势产业的零部件材料本省配套水平,实现产业链上中下游纵向协同发展。

建设优质企业梯队。鼓励湖南石化、岳阳兴长、宇新能源、际华橡胶、海利化工、建滔化工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快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建立企业联盟或联合体,带动配套企业发展,推动产业纵向成链、横向成群,形成集聚化发展态势。

### 加强科技创新,着力高端化发展

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分子炼油、绿色低碳化工、高端化工新材料、电子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大力推进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工、盐化工、氟化工等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集成创新。引导企业

加快实施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与产品开发迭代速度。

构建“三位一体”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科研成果孵化转化。加快构建重点实验室、重点领域创新中心、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三位一体”创新体系,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在高端聚烯烃、高性能工程塑料、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建设创新中心,支持岳阳申报相关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家化工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检验检测等平台。支持区域、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围绕石化合成化工新材料、盐(氟)化工新材料、功能涂料化工新材料、轨道交通用化工新材料、农用化学品化工新材料、生物基化工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攻关,推进化工新材料产业链补链、强链、延链,打造一批国内领先的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

做强做优精细化工。精细化工是全球石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加快发展高性能胶粘剂、高端水处理剂、绿色塑料助剂和表面活性剂、新型高安全高端饲料添加剂、农药医药中间体、信息用化学品等高端精细化学品。推动生物技术与精细化工结合,开发生物溶剂、氨基酸和有机酸、安全型食品添加剂、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生物材料等。

### 深化数实融合,加速智能化发展

加强现代石化产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把握湖南在算力新赛道上的优势,加快石化产业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大型石化企业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中小石化企业、老旧石化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推动产品研发、生产设备、原材料供给、检测装备等资源和服务共建共享。

打造省级“石化产业大脑”。借鉴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经验,以揭榜挂帅的方式确定牵头单位,由相关单位和市、县(区)联合共建,打造省级“石化产业大脑”,通过数据综合集成,绘制产业“数字云图”,为政府了解产业发展态势、监测产业风险、优化产业布局提供参考,为企业调整生产决策提供支撑。同时,当好危险源监控、危化品储运、AR远程维护作业等“数字安全管家”,提升石化产业“智安”水平。

树立现代石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标杆。在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开展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建设并遴选一批数字化车间、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智能工厂、智慧园区标杆,打造智慧炼厂、灯塔工厂。组建现代石化智能制造产业联盟,引进和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推进智能制造进程。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基地特约研究员】

## 以数字化转型 塑造乡村教育发展新优势

徐瑞鸿 王丽琴

教育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各个层面的运用,通过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教育资源进行串联,以实现教育领域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联通,并相应地倒逼涵盖教育理念、教育空间、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评价以及教育管理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的转变和革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这为我们推动教育创新变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湖南教育发展还不均衡,城乡差距仍然存在,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湖南乡村教育质量和水平的重要议题,有望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格局中塑造湖南教育数字化转型新优势。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教育信息化2.0试点省,近年来,湖南围绕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上做出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湖南7000余个乡村教学点已全部联网;打造“智慧新课堂”“智慧新课后”“湘教云”“湘教通”等一批符合乡村教育实际和彰显乡村教育特色的数字化产品;“网络共同体”建设稳步推进,助力实现城乡教育资源的协调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保障能力、资源配置以及路径依赖等方面的问题。当前,湖南既要在充盈硬件设施上下功夫,又需在提升软件条件上见成效,才能更扎实提升乡村教育水平。

延伸数字基础设施,撬动乡村教育新引擎。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应扩大湖南乡村教育数字化的覆盖广度,确保远程通信网、有线电视网、无线通信网以及移动网络等信息传输系统精准触达,促进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等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向校覆盖、向班延伸,补齐湖南乡村教育数字基础设施上的短板。改善湖南乡村教育数字化的用户体验,不断提高其便捷性、有效性以及流畅度、清晰度,依据全省乡村教育实际需求,改造并完善包含算力、算法、数据、网络等要素的数字底座配套设施,优化网络布局,更好满足不同场景的教学需求。同时,健全湖南乡村教育数字化的技术支持,尽可能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教学中的积极作用,推动湖南乡村教育由人际互动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动应变型向主动创变型转变,从而推进乡

村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

凝聚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乡村教育新突破。教育数字化是信息化时代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着力协同共建湖南乡村教育数字化平台。积极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推动构建城乡纵向贯通、横向联通的通用性一体化乡村教育数字化平台。其次,开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建立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机制,优先考虑乡村教育诉求,鼓励并提倡城市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按照优势互补、区域联动的原则,推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第三,以全方位交流为抓手,提升湖南乡村教育数字化质量。通过举办以“乡村教育数字化”为主题的论坛及对口支教、访学交流、实践调研等活动,搭建全媒体矩阵传播平台,加强社会各界对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关注支持,共促乡村教育数字化的繁荣发展。

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挖掘乡村教育新价值。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活动的规划者、组织者、实施者和调控者,在实际的乡村教育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乡村教育数字化的开展状况和实际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教师素养。为此,需不断提升湖南乡村教师数字化意识。引导乡村教师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战略地位,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单一的教学模式,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顺应新时代教育领域智能化转型要求,并引领带动学生自觉涵养数字素养。着力强化湖南乡村教师数字化技能。通过常态化开展乡村教师数字化应用能力专业培训,让有利于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生产要素在互联互通中充分涌流,致力于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乡村教师队伍。还应当积极引导、加强推动湖南乡村教师数字化运用。乡村教师应主动打破对于传统教育模式的路径依赖,积极利用数字化教育平台不断改进完善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在规模化教育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个性化教育、精准化管理,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作者均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大学基地研究员】



## 推进老年教育 撬动「银发」产业

社会力量进入与拓展都十分有限。应该说,投入不足且经费来源单一是目前很多省份老年教育发展的困境,也是制约当前我省老年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除此之外,教师团队难以吸引名师、优师。加之场地不足、设备滞后、信息化条件不具备等,都影响着老年教育的办学质量。

多头管理,协同乏力。到目前为止,各级各类老年大学的组织与管理尚未有统一归属,部分归老干部局主管,也有部分归属教育、民政、文化等部分主管,还有部分属于养老机构参与举办,基本实行“谁举办、谁管理;谁审批、谁负责”。由于组织架构和行政机制等管理职能不明确,也没有统一、专业、科学的规范遵循,多各自为政,一定程度制约了办学规模、资源整合、师资配备、基础保障、考核评价等办学要素的顶层设计与实施,导致管理工作协同乏力、办学效力发挥受限。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消费已由生活必需品型向发展型、参与型、享受型转变。对“新老年”群体而言,与习得技能、获得证书相较,接触社会、培养兴趣爱好、丰富晚年精神文化生活更为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教育的需求也将更加旺盛,做大做强我省老年教育事业是时代发展的现实亟需。

创新办学模式,构建老年教育产业体系。基于我省老龄人口数量大、增速快的情况,推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能促进老年教育资源达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激变,而且将服务与需求适恰对接,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减轻政府压力。搭建全省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促进老年教育资源、课程、师资开放和共享,吸引市场上社会力量

精准参与老年教育产业发展。比如浙江省的“浙学通(长辈版)”,把老年学习与健康、旅游、家政结合起来,推进一体化服务。创建一批老年教育产业示范园区,特别是在目前老年教育较落后、老年教育产业发展慢但却拥有经济优势、位置优势、面积优势、需求优势的地区优先开展,带动当地老年教育和经济发展,待到成熟后再进行全省推广。比如岳阳开放大学与湖南中科虹宇康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构建“基地+社区+居家”三位一体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探索了“康养+教育”的融合园区模式。推动“老年教育+产业发展”,将老年教育与旅游、餐饮、康养、娱乐、文化传播、服装服饰等相关产业相结合,利用短视频平台的宣传渠道,不断提振老年教育消费市场。组建全省老年教育联盟,统筹协调全省的老年大学、老干部大学、部分高校、老年教育机构、涉老教育企业等办学资源,建立资源库、师资库、教材库,承担湖南老年教育行业行政管理职能等。

加大投入力度,促进老年教育均衡发展。一是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学习者等多主体分担和多渠道筹措老年教育经费的机制。按照“政府拨一点、社会筹一点、单位出一点、个人拿一点”的办法,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鼓励和支持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老年教育发展基金,企业和个人对老年教育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享受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二是将老年大学建设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借鉴浙江省、济南市的做法,依托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改造、升级老年教育的办学场地,整合区域内办学优质资源,实现老年教育扩容增量,全域布点,将老年大学延伸到街道、社区,打通老年教育“最后一公里”,构建“15分钟学习圈”。三是从省级层面明确制定老年教育经费的最低人均标准,将老年教育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设立老年教育专项经费。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老年教育办学规范,推进老年教育立法。从法治层面厘清各级政府、社会组织、教育机构等多方主体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中的权责要求,明确老年教育的目标定位、职责范围、体制机制和条件保障等。出台老年教育办学指导标准。进一步完善老年大学规范化建设标准,定期对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开展指导和评估工作。建立老年教育教师岗位培训制度,支持老年教育教师、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职称评定。配套建立老年教育师资和志愿者流动、监督、奖惩、考核等制度,培养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教学管理服务团队。建立与完善老年教育收费制度,制订老年教育收费标准,探索建立老年教育经费补助办法。

明确责任主体,理顺老年教育管理体制。一方面,明确主管部门和责任主体。建议老年教育工作由各级教育部门牵头主管,教育厅负责老年教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各地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老年教育业务工作,建立明确的责任清单和监督考核制度,将老年教育、老年大学关键指标列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压实地方政府推动老年教育发展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由各级政府牵头建立老年教育统筹协调领导小组,由政府相关领导担任小组组长,建立起由教育、组织、老干、民政、财政、人社、老教、文旅、体育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讨论研究老年教育的机构编制、办学场地、办学设施、师资队伍、经费投入、体制机制等相关问题。

【作者分别系湖南开放大学校长、二级教授,湖南终身教育研究重点培育基地研究员、博士;本文系2023年省社科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湖南老年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智库课题(ZK202307)成果】

### 核心提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老年教育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我国教育事业和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老年教育,做大老年教育消费产业,不仅事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也事关万千家庭和谐幸福、社会的文明进步。

杨斌 朱新洲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已有99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以上人群占比>7%)。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发展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老年教育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学习资源日益丰富、服务队伍日益壮大、经费投入日益增长,初步形成了多部门推动、多方参与、多形式办学的发展格局。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21.31万人,占总人口比例19.8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8个百分点。但我省经常性参与老年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比例不到7%,低于10%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湖南省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9—2022年)》“以各种形式经常性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30%以上”的目标差距更大。推动老年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我省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供需失衡,“一座难求”。一方面,每到开学季,全省各地老年大学普遍出现“一座难求”的情况,熬夜抢名额、报名拼速度等现象频频上演。另一方面,“只学习不毕业”的现象在老年大学普遍存在。尽管一些大学通过远程教育、限报课程门数、从安全角度限定学员年龄等措施释放一些学位,仍无法缓解老年人为实现社会参与而宁肯参加面授的就读压力。与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和旺盛的老年教育需求相比,我省老年教育机构总量严重不匹配,老年大学“学位”供给十分有限。比如,老人进入老干部(老年)大学的人学比例仅为2.65%,低于全国平均5%的水平。一边是挤破大门的火热需求,一边是捉襟见肘的办学资源,老年大学甚至被戏称为“最难上的大学”,比过“高考”还难。

投入不足,影响办学。当前,用于老年教育的财政投入机制尚不明确,全国仅少数省份将老年教育经费列入教育经费的总盘子。各级公办老年大学财政补贴多有不足,学费收入难以覆盖成本,而由于缺乏政策激励,

## 漫谈 不要将文化反哺与文化哺育对立起来

邓志强

“文化反哺”,是1988年社会学家周晓虹提出的中国代际关系的本土化概念,是反映社会变迁下代际关系变化的叙事议题。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过程中,青年的文化反哺被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将文化反哺是对“文化代代相传的规律”的颠覆,夸大文化反哺的影响,贬低文化哺育的功能。然而,文化反哺与文化哺育均是文化传递的方式,文化反哺并未否定文化哺育或传统传承模式的作用和意义。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莫将文化反哺与文化哺育对立起来,既要重视文化哺育,又要关注文化反哺。

正确认识文化反哺与文化哺育的关系。从社会化视角来看,文化反哺与文化哺育均是社会化过程,只是社会化的主体与客体发生了变化。文化反哺是年轻人向年长者传授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向社会化”。而文化哺育是年轻人学习人类历史积累的文化成果和道德规范的社会化过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向社会化”。从文化传递视角来看,文化反哺与文化哺育均是文化传递方式,只是文化传递的方向不同而已。文化哺育是亲代对子代进行教化和指导,文化传递方向是由父及子。文化反哺是子代向亲代传递新知识、新

技能、新观念等,是青年亚文化主动影响主流文化的过程。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文化哺育。中华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从未间断,炎黄子孙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下,不断成长成熟。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对新时代青少年身上的文化哺育。一是从小抓起,为青少年种下传统文化基因的种子。文化哺育要抓住青少年好玩和好奇的天性,开发文化综艺节目,打造创意文化产品,激发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二是创新方式,吸引年轻人关注与体验。如博物馆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构建兼具艺术观赏、文化教育、科技互动的虚拟场景,让青少年全方位沉浸式地体验。三是做“结合”文章,走进年轻人日常生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结合起来,通过技术赋能,走进年轻人的网络生活空间,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新生命力,从历史长河中走出来、活起来、火起来。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乐体验项目结合起来,打造特色主题公园,让青少年在游玩中体验、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文化反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与时代同频共振,文化反哺可以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拓展新内涵,年轻一代通过文化反哺,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其生命力,有效链接传统与现代,挖掘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与现代价值,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相融相通,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大胆创新形式。年轻一代通过文化反哺,为传统文化添上“创意引擎”,创造出更适应当下受众的文化产品,将传统文化元素穿在身上、挂在嘴边,让“国潮”火爆盛行,让“国服”引领风尚。探索运用新技术。青年考古工作者、青年古建筑修复师、青年非遗传承人等通过艺术、手工艺等形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动呈现出来。在抖音、2022年非遗领域创作者近七成青年,每天直播超千场;黄梅戏、花鼓戏等专业院团的青年人才纷纷登上“云舞台”,覆盖超三百种戏曲。利用好新技术这把“钥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巧妙结合,打开文化创新空间。

文化反哺与文化哺育是统一的,两者是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递方向。文化哺育是文化反哺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文化沉淀的沃土上,文化创新之花才能绚丽绽放。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教授,湖南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本文系2023年共青团中央课题“新时代党、团、队衔接育人的创新机制研究”(23JH032)的阶段性成果】